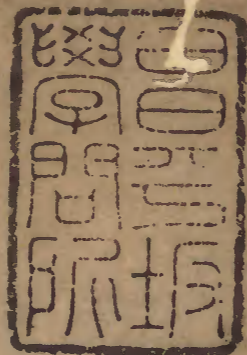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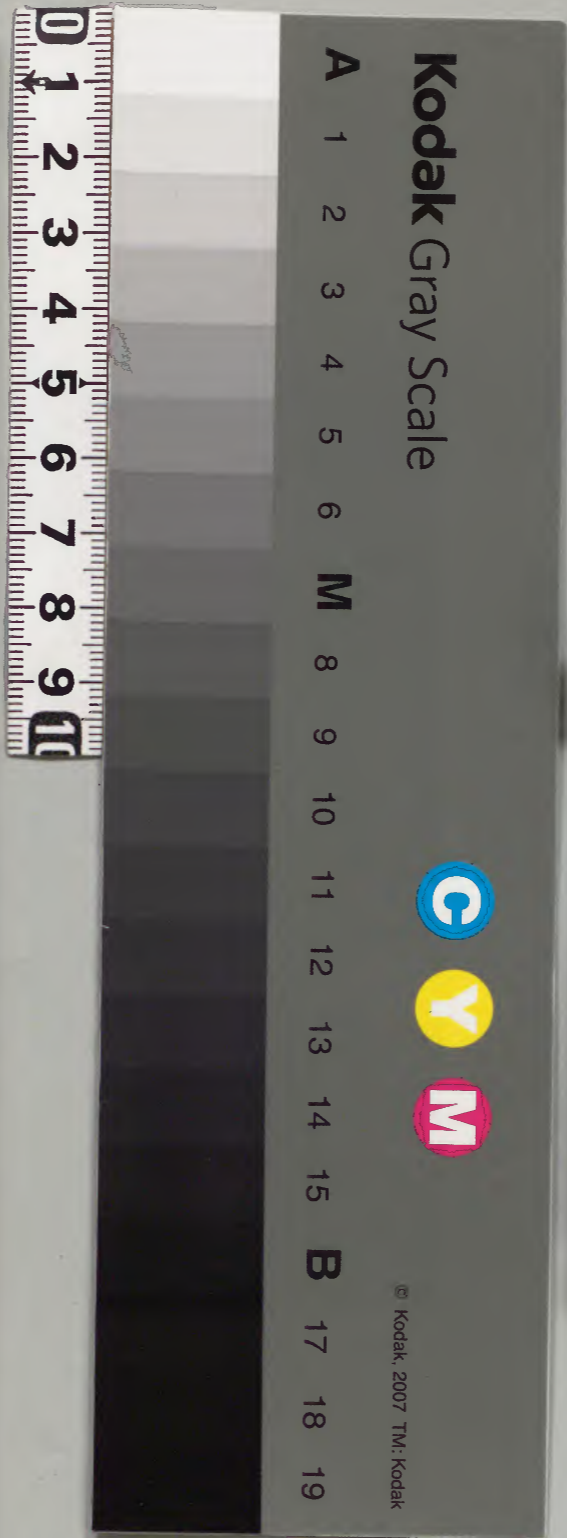
老子羽翼

附錄
考異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66
冊數	3 (3)
函號	311 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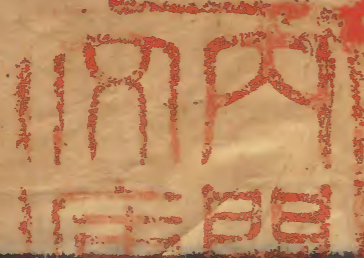


老子翼卷之三

附錄

淺草文庫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
 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
 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
 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



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增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歿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

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于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純儒學儒學亦純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則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鶉居

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地
同和豈考擊於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
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驚名法
竝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
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
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歲誕莫測受氣之由指
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
首自以老子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
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
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

屢易容貌不改宜尼一睹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聲
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
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
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
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旣而鍊形物表卷迹方
外蛻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燕衍清都參日月
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
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蟬蛸之所知溟渤淺
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
聃歿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遯天之形雖復傲吏

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徵旨皇帝誕靈縱睿接統膺期
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
百王明鏡衢鐘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
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斲天齊地軸之所
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時黃延姦究鄭阻
兵禍大縱毒螫將逼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撓
捨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
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
萬方欣戴九服謳誦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
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

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
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
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
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鴛鸞升降靈臺
豈更營千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
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
知恥畫服興慙天無人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
廣內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
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
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目

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
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
致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
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筭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
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
匍匐投掌牂牁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
竝入提封閩越勾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
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閭
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降
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

昌神道變憶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替
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鳥感
陽精而耒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於竹
葦星光若日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
囊之度信可以揚鑿動蹕肆觀東后玉檢金繩登封
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
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
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禋猶恐
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
麋鹿徙倚華蓋芻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

司亭州刺史武陵公元冑考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
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
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
園沃野平泉東連譙國望水置槩揆景瞻星擬玄圃
以䟽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拱磊砢相扶方井圓
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
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
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
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
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

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
歲次敦祥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
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
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
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
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
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
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
解紛挫銳去薄歸厚乃前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
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

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
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
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
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鳳穴龜林
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盧納賚王會書琛青雲千呂
熏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
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彌望梅梁桂棟
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霧淒清仙宮就位羽客來庭
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
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樂

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搏古而達今
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
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
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
斯大業也君益以車乘賚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
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
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
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
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戣南面以朝諸侯
之圖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

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
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辨闊大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
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
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
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
子而得禮之要也

王子季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繩迹唯
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其譚天地之數所撰

經書垂十萬言有淳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
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
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託造化人倫之始
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
壺汁盡二人乃欲剗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
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
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任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真
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
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

老子集 卷之三
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
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爲我
著書遂館終南艸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
餘言包終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
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
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
君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
者疑昭王時伯業朱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
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豷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
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

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
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
夏官上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
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
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
晉公孫辛鉞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
楚平王禮聘問道旣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
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
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
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

老子翼 卷之三
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吳既治計然曰句踐長頸
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
遊計然亦佯狂遜封禹之地嘗登山籌隱今吳興計
籌山是也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季人無識者安王四
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
王三十季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
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柔楚南榮趯崔瞿
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
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已久矣其
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

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
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闞澤對大帝曰許成
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
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
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傅氏
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
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爲上下二篇
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篇

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
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

帝
歛

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入陽道九以入行九故七十二章上四十四章下三十二章全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攷也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攷也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

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為五千文蓋舉其全數

也

見老君實錄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局字數而妨文剪文勢而就數皆失其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幅字為三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

老君與尹喜解內解

上下尹喜以內修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河上公章

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

名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尚書郎南陽何晏字平叔魏河南

郭象字子玄魏頽川鍾會字士季魏隱士孫登字和

文明二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沙門鳩摩羅什西

關人符堅時自玉門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沙

門僧肇晉人注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范陽

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卷劉仁會後魏伊州梁吳郡徵

士顧歡字景怡南齊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晉人河

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

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注道德經四卷梁簡文帝作道德述

清河張嗣注四卷不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梁道

士孟安排號大孟作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梁道士

竇略注四卷與武帝陳道士諸糅作玄覽隋道士劉

進喜作疏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唐太史令傅奕注二

作音唐魏徵作義五卷法師宗文明作義五卷胡超義疏

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道士王玄辯作義十卷諫議大夫

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直翰林道士

何思遠作指趣二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繩十卷

洪源先生王鞮注二卷玄珠三法師趙堅作講疏六

子司議郎楊上善

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

吏部侍郎賈至

作述義十一卷

道士車若弼

作疏七卷

任真子李榮

注上下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

作注義四卷

太原少尹王光庭

作契源注二卷

道士張惠超

作志玄疏二卷

龔法師

作集解四卷

通義郡道士任

太玄

注二卷

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

作疏五卷

岷山道

士張君相

作集解四卷

道士成玄英

作講疏六卷

漢州刺史王

真

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

道士符少明

作道譜二卷

玄宗皇帝所注

道德經上下二卷

講疏六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

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

后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竇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

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糝隋朝道士

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牘李榮車玄

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

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為理家

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

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為宗顧歡以無為為宗孟智

周臧玄靜以道德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孫

登以重玄為宗宗旨之中孫氏為妙矣

廣川董道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

老子翼 卷之三
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
石澗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
七卷凡三十家其各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
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
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
期孟智周寶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
車惠弼今攷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
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
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
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

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
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
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
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寶略宋文明褚柔劉進
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
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
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
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
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
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

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
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益八九也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
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
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
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見史記樂毅傳

漢桓譚曰管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
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揚

雄傳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老聃

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
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大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見太平御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
辨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迺神
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

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技過之太原王濟好言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

舌本間強見世說

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

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見晉陽秋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

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名士傳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詞韻如

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光遇輒以玄言相滯

彌日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

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

辟之謂之三語掾見晉書本傳世說作阮修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為參軍答云何

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畫向

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

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

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

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人也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臬著書自號東臬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醵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定文句

見新唐書隱逸傳善書本傳云玄宗

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二百八十字為真本以奏上之

盧鴻一字顯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

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

隱逸傳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為道士久之

遊天台山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

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

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煉曰此野人

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空留意與舊唐書少異故併錄之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漢客泉州南安有大松

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

其所居為高士峰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

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

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

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

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於皇極者

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

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弃智申韓失老

老子翼 卷之三
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
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爲述傳以
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
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
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
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
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
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
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

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
傳此書爲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
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
葉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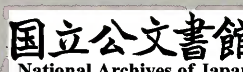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
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
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
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
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
儒學傳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管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若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嘆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

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管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閣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見氏長慶集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



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
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
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六太祖問以養生
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
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
神泰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季得此道也太祖說其
言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
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馮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
泐蟾种放紘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
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
野人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
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
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
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
於此乃治國無為之術見了齋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

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允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見咸平集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

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

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

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

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

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

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

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

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

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

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

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
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

老彭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
籛非謂彭之言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

可也見龜山集

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觀
錄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

上云修養家以此為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

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呂氏雜錄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

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

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

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

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

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

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

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為齊相聞膠

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
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
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
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天曹參爲漢宗臣而
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
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見本集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
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往
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
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

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
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
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
曰試爲我言其略子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
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
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
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
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

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自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

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又曰予管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

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
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
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
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
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
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
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由再題

眉山蘇籀潁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
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
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

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遺見

呂吉甫佗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
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
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僞含生失其性情之
初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
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歿列
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
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

出彌遠至寶秘於荆山而莫知悟之不名自來玄珠
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
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叅師於蓋
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爲漢宗僅得淺膚猶
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
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
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
憂等於禽犢謂絕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
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
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允

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
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
而形爲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
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已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
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
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顛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
天毀况覲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
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卽動而靜物芸芸而
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
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爲學者之

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
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
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投進以
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
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
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按李彥
平先生
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
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
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徧一曲之

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
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
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
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
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
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
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
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
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注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

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
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
行矣此所以爲老氏

見冒山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
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
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宐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
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
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

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
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
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
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
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
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
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遊則
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
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
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

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見淮海集

鼂文元公迴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

為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

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

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

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

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

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老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

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

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藁

嵩山景适生鼂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

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

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

經二篇真得老子之學欵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

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

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

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辨之爾見本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師傳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序

道藏目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歿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歿而不亡歿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爲其人真歿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歿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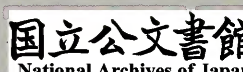
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
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歿又曰虛其心
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鄉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孟子為
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為西方之聖人不以為

見邵氏
聞見錄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曰克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
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
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

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
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
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
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而無之
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
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
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
卒乎小者累于物也元者善之長于
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於道而與世
相假故天



老子翼 卷之三
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然衆方之而雖競我
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宣其不肖以故能成
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
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
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
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
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
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涵泥與之偕而莫吾能
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

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且以
如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
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其亂也徐而明之可
以燭日月夫鄉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鄉也
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
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
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
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
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
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

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

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

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爲表裏

並見經注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

乃所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
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
養者乃所以爲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

見石
林巖

言
下放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爲自然爲宗以虛明
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
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
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
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
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

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愬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
而且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
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
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益公之徒
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
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
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
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
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
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

之內閣
之本乃徒務爲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
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
惜哉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章有無在二
丹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
采鉛之方冲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
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
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
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
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爲之
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

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
升青天亦確論也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曰據史
記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
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
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
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
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
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皆
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

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徒爲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爲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爲道者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樸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惓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按據者

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爲長報盡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殫神仙之術不進於道也

嚴谷山人江柔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

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
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
道問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
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嘗於藏書家見古文
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
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
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
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
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
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攷而知也余曰莊

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
之不一重嘆後之學者為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
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為喻
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為水有
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為水
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
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
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
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

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
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
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覩乎曰道無
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
覩邪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
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
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
也何彼此之辨問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
者無已歿而復生生而復歿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
老氏言出生入歿生之徒十有三歿之徒十有三動

之歿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歿者
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
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
問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
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
有大患爲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
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
取之足豈不詆忤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
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存焉者

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卽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卽性而言之者卽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卽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界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躬又曰或問何

者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呶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歿之道本於是乎問又曰孔子曰母意母我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

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
袁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名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

並見嚴谷集

光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

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錄內一篇

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
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
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
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
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
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
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
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爲
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
弃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

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
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譌失本意又益太
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
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
皇帝卽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
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
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
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
妙也並見本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

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
 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
 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穉者安於恬淡
 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
 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
 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語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毫老子所
 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溯其
 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
 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羣言

合於梁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
 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
 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無得
 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
 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羣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
 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
 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
 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
 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

老子集解卷之三
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響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於家。予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丁號曰集解。余爲序。

其書用之甚著。先生意未覃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視予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繇漢以來。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竊之。亦足寡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亡抵牾。可施於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繇是遂爲儒家所詘。置爲養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脩已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駁。爾柰何絕去。

老子翼 卷之三 四十四
使世諱言之老子之書殆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以異柰何純父荅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周末睹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爲它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

謂之撐犁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辨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詆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李宏甫刻子由解於金陵題其後曰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

相羨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馬則又未始相弃也道
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
彼而顧可弃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饑者無擇
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
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
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徹
案而後問曰豈稻梁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
此黍稷也與稻梁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
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
更不作稻梁想亦不作黍稷想矣子聞之慨然而嘆

使予之於道者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
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
弱侯氏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
宋自明道以後述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
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
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
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
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
嗟夫亦惟真饑而後能得之也萬曆二年冬十二月

二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先生既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
卷序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
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是豈無爲之謂
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
敢已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歎蘇子
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
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
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
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

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
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
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
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
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
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
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
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
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
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

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
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
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
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
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
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
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
以已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
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
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

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
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
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
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
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拜序其所
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先生名載贇溫陵人仕至姚
安太守請老歸

老子考異
 古書傳世為人所竄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關元
 注明言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毋先無求於兩
 字予所加也則後人之妄增而不及自道者可勝
 言哉史遷言著書五千餘言亦其大率耳妄者至
 盡削語助之詞以就五千之數是史遷一言為此
 書禍也薛君采氏作老子集解別為考異一篇附
 焉顧其所見裁十數本耳余覩卷軸既多異同滋
 甚其為余所安者已載正經而悉以其餘系之卷
 末仍名曰考異俟世之好古者參焉弱侯題

老子考異

古書傳世為人所竄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關元
 注明言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毋先無求於兩
 字予所加也則後人之妄增而不及自道者可勝
 言哉史遷言著書五千餘言亦其大率耳妄者至
 盡削語助之詞以就五千之數是史遷一言為此
 書禍也薛君采氏作老子集解別為考異一篇附
 焉顧其所見裁十數本耳余覩卷軸既多異同滋
 甚其為余所安者已載正經而悉以其餘系之卷
 末仍名曰考異俟世之好古者參焉弱侯題

第二章

斯惡已蘇已作矣皆知善之為善皆上一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

龍興碑無故字傳奕古本相上並有之字萬物作焉而不辯碑本作作而不為始功

成而不居古本作功成不處夫唯不居古本作不處

第三章

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是以聖人之治古本治下有也一無之治使夫

知者不敢為也一無敢字古本無也字則無不治古本作無不為矣彭邦本

無不治矣

第四章

冲古本或或不盈陸本作不滿開元本蘇本或下有似紛淵兮碑本陸兮

作乎湛兮似或存碑本無兮或作常一或作若吾不知其誰之子陳

唐司馬本無之

第五章

不屈河上陸作不詘多言碑本作多聞

第六章

天地根古本列子並作天地之根

第七章

天長地久碑本作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黃茂材地

且本無故能長生碑本作長久非以其無私耶河上陸作以其無私古本

非作不

第八章

而不爭碧虛司馬曹而作又處眾人之所惡古本處故幾於道

葉本下善仁古本作善人故無尤一下有矣

第九章

持司馬持揣而銳之古本作斲而銳長保碑本作長寶滿堂

古本作滿室驕司馬作驕功成名遂身退碑本作名成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

又名作事

第十章

抱古本作抱無離乎一無乎下同能嬰兒乎一能下有如生之畜之

一無此四字

第十一章

埶司馬碧虛作埶

第十三章

何謂寵辱一無若驚若驚寵為下碧虛作寵為上辱為下吾所以有

大患者一無及吾無身古本作苟吾無身吾有何患古本下有乎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

可以託天下古本作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開元本則作若無二矣一寄託下並有於

第十四章

此三者一無此故混而為一蘇故下有復古上下古本

之下繩繩兮一無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是謂惚恍無碑本

第十五章

豫猶一下並客碑本容釋碑本敦兮其若樸碑作混曠

兮其若谷碑無渾兮其若濁碑本混靜古本上徐清

徐生古本二徐安以久邵本安故能敝不新成古本

能敝而不成碑本李榮本作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觀其復王弼本靜曰復命王弼本作芸芸莊子作各

歸其根各下一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公能沒身不

殆葉無此

第十七章

不知有之一作下親之譽之王弼作親其次侮之彭

無其次陳作其信不足有不信王弼有猶兮其貴言

王弼作悠兮一無事遂一作皆曰司馬無皆陳蘇

第十八章

廢出古本下孝慈一作忠臣古本作

第十九章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程無此古本以

第二十章

善古本荒兮其未央哉碑本作莽其未央如享古本作

如春登臺古如作若一怕兮古本作鬼碑本乘乘兮

古本作沌沌碑作昭昭察察古作皆昭悶悶古作忽

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一作澹兮其若海飄兮

若無止一作飄兮其異於人古本上貴食毋開元本

母于

第二十一章

恍惚古本並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其字上無兮字

兮字同其精甚真碑本

第二十二章

直古本碑本豈虛言哉古本言

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一無故終古孰為此者天地古本也

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古本作從事於德者德者

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古本無同樂信不足古

有焉

第二十四章

跂王弼陸其在道也司馬曹陳蘇物或惡之或一不

處一處下

第二十五章

聖人

卷之三

三

寥方陸王弼強為之名曰大司馬程作強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一作而王處一焉

第二十六章

柰何古本作失根古本碑本作失
本諸本作失臣

第二十七章

善行古本行下有善計不用籌策古本作善數者無
善計者下並同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

葉故作而傳奕云古善人古本下
無此獨河上有之

第二十八章

故大制不割古本作大
制無割

第二十九章

而為之古本下天下神器古本上為者碑本
蘇葉黃陳响陸王弼作歎羸古本作載古本
碑本隙古本是以司馬以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碑本果而已古本下取強古本
馬果而勿強古本上有是不道古本碑本

第三十章

之器一無此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亦本作以恬

第三十一章

之器一無此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亦本作以恬

第三十一章

之器一無此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亦本作以恬

之器一無此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
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亦本作以恬

夫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之殺
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碑本志作意無矣字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喪禮處之衆多王弼作之
有則衆古本下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古侯王梁武本陸

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自均古本下猶川谷猶作

之於一作江海古本下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古本下有有力葉無不失其所邵所下

第三十四章

不居碑本作愛養一作可名於小一作可

歸焉古本作不為主為一以其不自大

一作可名於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古本下出口古本碑本淡乎古本作

第三十六章

歛古本作柔勝剛弱勝強古本勝脫古本邦一作

第三十七章

侯王古本作鎮以一作鎮亦將不欲古本亦不欲以

靜無一作

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古本作上德無為而
無不為下德為仍之王弼作仍亂之首也愚之始也一無
之而無以為處其厚古本四句並作處王弼作處其
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侯王古本作王天下貞一作其致之一也開元本萬
侯下同物得一以生君平本無此并下萬物侯王無以為貞
而貴高將恐蹙一作侯王無以自稱古本作此其古
作是非乎非古本作數輿無輿輿古本作球一作如古
若下同落落一作

第四十一章

聞道大笑之古本道故建言一無有之古本下類一作
類進道若退苦類上辱古本偷古本渝古本
類

第四十二章

王公以為稱古本作王侯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古本
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教父古本作
一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第四十三章

無有入於無間古本淮南子並作出於無有入吾是
於無間王弼作無有入無間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一無希及之政和本
也二字

第四十四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

程本無是故

第四十五章

沖

古本作虛

屈

古本作訕

清靜為天下正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

古本糞作糞吳幼清本作以糞車

罪莫大於可欲

王弼本無

此咎莫大於欲得

韓非本古本作咎莫憚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

矣

司馬無之足又無矣

第四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古本出戶窺牖下俱有可以二字韓非作

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

其出彌遠

彌古本作彌下同韓非遠下有者

不行而知

一作不行而至

第四十八章

為學為道

古本下有二者

又損之

一無

無為而無不為矣

古本

作無為則無不為

故取天下者

王弼無故者二字

不足以取天下

古本

作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

一作得善一無矣下同

惔惔

古本作歛歛一下有焉

渾其心

古本作渾

馬孩之

陸王彌作咳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

韓非本古本作民之生而生而動動皆之死地

生生之厚

夫何故古本下有也無死地古本下有焉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爵一作無夫一畜之古本作德畜之亭之毒之一作成之熟之

第五十二章

有始古本始下有得其毋一作得一襲常葉作襲非

第五十三章

而民好徑碧虛司馬蘇林並作民甚好徑資貨有餘古本作貨財盜一作資財

第五十四章

晉建者韓非無子孫祭祀不輟彭耜本孫下有以祭祀修之於身一無於乃真趙志堅乃乃餘趙作能修之於邦邦魯俱作何以古本作奚以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古本作含德之厚毒蟲古本作蜂蟻至也碧虛蘇曹無也下同而不噉一作噬不噉黃曰強古本作則強是謂本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古本言下有也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

而賤古本上並有亦

第五十七章

以正古本正作政無事達真本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一作

然哉吾何以知其民多技巧奇物滋起古本作民多智滋

彰古本作我無欲而民自樸河上本此下有我

第五十八章

悶悶古本作醇醇古本作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韓非及古本作禍兮福之所伏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韓非

之迷也其故以久矣一作劇慕微作

第五十九章

莫若嗇若一作是謂早服謂韓非作以謂之重積德

作是謂重積德則莫知其極黃無下深根固抵韓非

作深其根固其抵抵一作帶

第六十章

治大國韓非作治烹烹不當其神不傷人韓丁聖人

亦不傷之韓作不傷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一作天下以靜為下古本作以其靜故為

靜為之下司馬作以其無此句故大者宜為下一作無故

第六十二章

與一下善人之寶司馬程之加人彭本加坐進此道古本作進所以貴此道者何一作何也不日纂微曹
此道也有罪以免邪罪下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古本難下有乎天下難事難上亦有輕
下同無其程猶故終無難古本下

第六十四章

易判一作泮為之於未有古本作為之乎豪一作
九層千里之行一作百聖人無為一上無是以
常於幾成一於下則無敗事一有矣復眾人古本復

舊並作不敢為一有也

第六十五章

以其智多古本智以國之賊國之福古本知此兩
者亦措式古本亦稽式乃至古本乃復至

第六十六章

以其善下之古本下以其言下之古本必以其言
下之下民不害古本下

第六十七章

夫惟大故似不肖清源本其細也夫一無寶而持之
一作持而寶慈故能勇古本上器長韓非作舍其慈

且勇一無其下死矣古本作是以戰則勝陳則正以
慈衛之葉上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古本作占之善善勝敵者不爭林希
作善勝戰者不與一無敵字古之極古本下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古本下有日仍無敵執無兵古本作執無兵仍
輕敵古本作無敵輕敵幾喪吾寶古本作無敵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古本作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第七十章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古本作而人莫之不我知也
也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被褐一作披褐

第七十一章

上古本作尚矣病古本作病矣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

第七十二章

大威至矣一作則大威至無狹一作狎夫唯不厭吳幼清作夫唯不狎

第七十三章

此兩者一此上有知字非緝一作坦

第七十四章

此兩者一此上有知字非緝一作坦

民不畏死一民下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古本作吾得

作豈而代司殺者而一作夫是代大匠斲是下一希不

自傷其手矣一作希有不傷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古本下有者食稅之多也一無也以其生生

之厚也一作以其上唯無以生為者一上有夫一貴

生政和本

第七十六章

草木一上有萬柔脆脆一作弱之徒古本下有兵強古本

者共一作強大處下古本作故

第七十七章

其猶張弓乎古本作其猶張弓補之一作孰能有餘

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

成而不居一作功見賢耶一無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一作天下能先一作勝以其無以

易之也一無柔之勝剛弱之勝強無二之故莫不知

莫能行古本作莫不知故聖人云故一作是以古是

謂一作若反古本下

第七十九章

和六怨一必有餘怨一無故有德司契一無

第八十章

使民有什伯之器一無民一而不用一使民重

死而不遠徙一甘其食一安其俗一

樂其業一音聲一使民至一而不相往來一

俗一作君一樂其業一作俗一音聲一作一無而相一下有與一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一辯者一不一不積一天之

道一無一

老子翼卷之三



